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三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三十五　北史四十七

孫紹　張普惠

成淹　范紹

劉桃符　鹿悆

張耀　劉道斌

董紹　馮元興

孫紹字世慶昌黎人少好學通涉經史初為校書郎稍遷給事中後為門下錄事好言得失與常景共修律令宣武延昌中紹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雖寡必盛治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百王定法也今二虢京門了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闕固守其長安鄴城股肱之寄穰城上黨腹背所憑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儲粟之舟車水陸之資

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之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修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體何得而忽且法開清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而畢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責望於下里主寨舞筆於上臺真僞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涇渭奄殊類應同役而苦樂懸異士人居職不以為學兵士役苦心不忘亂故有競棄本生飄藏他土或詭名託養散沒民間或亡命山藪漁獵為命或投強伏豪寄

命衣食又應還之戶逐樂諸州應留之徒避寒歸暖職人子弟隨逐浮游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關禁不修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為用百工爭棄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責辦無日流浪之徒決須精校今強敵窺時邊黎伺隙內人不平久戍懷怨戰國之勢竊謂危矣必造禍源者北邊鎮戍之人一統之年持平用之者失道之計也亂離之期縱橫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久須文質以換情權不可恒隨洿

陰以牧物文質應世道形自安汙隆獲秉權勢亦濟然
則王者計法之趣化物之規圓方務得其境人物不失
其地又先帝時律令並議律尋施行令獨不出十餘年
矣臣以令之爲體即帝王之身分處百揆之儀安置九
服之節乃有爲之樞機世法之大本也然修令之人亦
皆博古依古撰置大體可觀比之前令精粗有在但主
議之家大用古制若全依古先帝之法復須升降誰敢
措意有是非哉以是令故久廢不理然律令相須不可

偏用令律班令止於事甚滯若令不班是無典法臣下
執事何依而行臣得脩律非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無
名是謂農夫盡力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實懐於悒孝明
正光初兼中書侍郎
紹又表言徃在代都武質而治安中京以來文華而
政亂不憂荒外正慮中畿急須改張以寧其意但職
在冗散欲陳無所可謂經緯雖多無機可織夫天下
大器也一正難傾一傾難正臣備肉食痛心無已泣

泣上陳願垂採察

紹性抗直每上封事懇切不憚犯忤但天性疎脫言乍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覽紹兄世元善彈箏早卒紹後聞箏聲便涕泗嗚咽捨之而去後為太傅少卿曾因朝見靈太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節乃少太后笑之遷右將軍太中大夫紹曾與百寮赴朝東掖未開守門侯旦紹於衆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外竊謂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卿猶享富貴雄駭愕不

惻未幾有何陰之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

永安中卒於右光祿大夫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宣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身長八尺容貌魁偉

魏書曰父曄為齊州中水令隨父受業齊土專心墳

典刻厲不息

精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太和十九年為主書帶

制局監頗為孝文所知轉尚書令史任城王澄重其學

業而為之聲價澄刺史雍州為普惠為府錄事參軍尋

行馮翊郡事澄功衰在身欲七月七日集文武北園馬射普

恵奏記於澄曰竊聞三殺九親別疎昵之叙五服六術等哀麻

之心皆因飾情不易之道然則内莫大之痛深於終身外畫象

之哀除于喪紀内者不可無節故斷以三年外者不可遂除故

数以日月禮大練之日鼓素琴蓋推以即吉也小功以

上非虞練除不沐浴此拘以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

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喪何助於人祭既不

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

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注云謂其忘哀疾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不食食猶擇人於馬射爲惑伏見明教立射會之限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藝于北園行揖讓於中舍時非大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縞禫甫除殷下功衰仍襲釋而爲樂以訓百姓易先王典教忘哀戚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視子孫也案射儀射者以禮樂爲本忘而從事不可謂禮

樂為本忘而從事不可謂禮鐘鼓勿設不可謂樂捨此二事何
用射為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產所施慮違事體府庫空虛宜
待新調乞至九月備飭盡行然後奏狸首之章宜矍相之命
督軒縣建雲鉦神民忻暢於斯時也澄意納其言託辭自罷
乃答曰此州承前已有斯式且纂文習武人之常藝豈
可於常藝之間要須令制乎禮兄弟內除明哀已殺小
功客至主不絕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直自事緣須罷
先已令停方獲此請深具來意澄轉揚州啟普惠以羽

林監領鎮南大將軍開府主簿普惠既爲澄知歴佐二藩甚有聲譽

魏書曰旋京白裝束藍縷澄賚縑二十匹以充行資還朝仍羽林監澄遭太妃憂臣寮爲立碑頌題碑欲云康王元妃之碑澄於訪普惠答曰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元妃者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令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以别名位且以氏配姓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

姜氏至自齊既葬以謚配姓故經書葬我小君文姜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禭皆以謚配姓古者婦從夫謚今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乃萬代高事豈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稱懿烈乎澄從之後為步兵校尉以本官領河南尹丞宣武崩坐與甄楷等飲酒游從免官故事免官者三載後降一階而叙若才優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尚書李韶奏曰惠有文學依才優例叙除寧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朝議以不降階為榮時任城王澄

為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惠節閔為廣陵王時與北海

王顥疑為所生祖母服朞與三年詔羣僚會議普惠議曰

謹案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為二國太妃可謂受命天

子為始封母矣喪服慈母如母在三年章傳曰貴父命

也鄭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為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為

母朞父卒則皆得伸此大夫命其妾子以為母所慈猶

曰貴父命為之三年況天子命其子為列國王命其所

生母為國太妃友自同公子為母練冠之與大功者乎

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衛
列國相爲服朞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服君爲姑姊妹
女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
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稱先君然則兄弟
一體位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爲服不可還卑公子遠
厭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子以
厭降名例不同何可亂也禮大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已
中其三年太妃既受命先帝光昭一國二王胙土茅社

顯錫大邦舍尊同之高據附不稱公子雖許蔡失位不
是過服問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雖厭妻
尚獲申况廣陵北海論封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之
孫承妃纂重逺别先皇更以先後之正統厭其所生之
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遥乎今既許其申服而復限以期
比之慈母不亦奚歟經曰為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
傳曰何以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為
祖後者服斬今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其祖之母為

太妃葢二王三年之諡議者近背正經以附非類差之
毫毛所失或遠且天子尊則配天莫非臣妾何命為國
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記曰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
不為君母之黨服則為其母之黨服今所從既忘不以
親服服其所生則屬從之服於何所施若以諸王入為
公卿便同大夫者則當今之議皆不須以國為言也今之
諸王自同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寮玉食一方得不以
諸侯言之敢據周禮輒同三年當時議者亦有同異國

子博士李郁於議罷後書難普惠普惠據禮還答鄭重
三反郁議遂屈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不喜君得諫議
唯喜諫議得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
上秦公普惠以前后父無太上之號疏陳其不可左右
皆懼莫敢通會聞胡家穿壙下墳有盤石乃密表曰竊
見故侍中司徒胡公懐道含靈實誕聖后故以功餘九
錫褒假鸞毒深聖上之加隆極慈后之至愛不亦可乎
而太上之號竊謂未衷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

禘郊社尊無二上竊謂孝文皇帝受禪皇考尊爲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敕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則司徒爲太上恐乖繫敕之意

魏書曰書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饗之司徒位尊屬重必當配享先朝稱太上以爲臣以事太上皇恐非司徒翼翼之心司徒三公其可同號於帝乎

易曰困於上者必反於下比尅吉定兆而以淺改卜犀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啟聖情伏願停司徒逼同之號從畢下不踰之稱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五品巳上博議任城王澄太傅清河王懌侍中崔光御史中尉元匡尚書崔亮皆有難普惠各以理正之無所屈

魏書載任城王澄難普惠曰漢高作帝尊公為太上皇今聖母臨朝贈父為太上公求之故實非為無準

對曰天子稱詔太后稱令周臣十亂文母與馬佀思所難竊謂非匹澄曰前代太后亦有稱詔聖母自存謙耳何得以詔令之別廢嚴父之孝對曰后父太上自昔未有王何不遠讀古義而近順今旨未審太后曷故謙於稱詔而不謙於太上太傅清河王懌曰晉褚后臨朝殷浩遺后父裒書曰足下今之太上皇況太上公而致疑對曰裒以女輔政辭不入朝淵源訊其不恭故有太上之刺乃稱其非不意以此賜難尚書

尚書崔亮曰周有太公尚父亦兼二名對曰尚父者有德可尚太上者上中之上名同義異亮曰古有文王武王亦有文子武子然則太上王與太上公何同之嫌對曰文武者德行之迹故迹同則謚同太上尊極之位豈得通施臣下

廷尉少卿袁翻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名為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普恵厲聲呵翻曰禮有下卿上士何只大夫與公但今日所行以太加上二

名雙舉不得非極卿雖垂小藝微或相許此處豈所及
謝懃不復言議者咸以太后當朝志相黨順遂奏曰張
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所同請依前詔太后復遣元
义賈璨宣令謂普惠曰朕行孝子之志卿陳忠臣之道
羣公已有成議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初
普惠被召傳詔馳騂騮馬行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
子憂怖涕泣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任不
諫所難諫便是曠官人生有死得所何恨及議罷旨勞

還宅覲故相賀時中山杜㢸遺書普惠曰明侯深儒碩學執此公方來居諫職昨在胡司徒第當庭面諍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帶始營魯門之析裁警終使羣后逡巡庶寮拱嘿雖不用一時已傳美百代聞風快然普惠美其此書每為口實普惠以天下民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復徵綿麻恐不堪命上䟽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遵先王之軌夙宵惟慶欣戰交集仰惟孝文皇帝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薄賦

知軍國綿麻之用故云幅度之間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絹上稅綿八兩布上稅麻十五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賦之饒不適於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行於上億樂輸以下自茲以降漸漸長濶百姓嗟怨聞於朝野伏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居諒之日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秤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悅天下之心此為悅之不以道也普

惠又表乞朝直之日時聽奉見自此後月一陛見又以孝明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曰伏惟陛下重暉纂暉天地屬心百神佇望

魏書曰故宜敦崇祀禮咸秩無文而告朔朝廟不親於明堂嘗禘郊社之多委於有司觀射遊苑躍馬騁中危而非典又供無事之僧邀未然之報昧爽之臣稽首於外玄寂之衆邀遊於內愆禮片時人靈未穆愚謂從朝夕之因求祇劫之果未若先萬國之歡心

以事至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者也

伏願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澤釋奠成均竭心千畝明發不寐絜誠禋祼孝弟可通神明德教可光四海然後精進三寶心信如來道由化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久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停息仍舊亦可何必改作庶節用愛民法俗俱賴尋別刺付外議釋奠之禮時史官尅日蝕豫敕罷朝普恩以逆廢禮既陳

之又表論時政得失一曰審法度平斗尺租調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先皇舊事有不便於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謇退不肖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世勳親之胄所宜收敘書奏帝太后引普患於宣光殿隨事難詰延對移時

魏書載太后曰先皇有詔豈可翻改普惠曰先帝行事或有司之謬或權時所行後以為不可者皆追正之今忘先帝自新不問理之伸屈一皆抑之豈蒼生

所望

太后曰若細務一一翻動更成煩擾普惠曰聖上養庶物若慈母養赤子今子臨危墜赴水火以煩勞而不救豈赤子所望於慈母太后曰天下蒼生寧有如此苦事普惠曰天下親懿莫重於太師彭城王猶不免枉死微細之苦何可得無太后曰彭城之苦吾已封其三子普普曰聖后封彭城三子皆忻至德凡如此枉乞垂聖察太后云卿云興滅繼絕意復誰是普惠曰昔淮南逆終

漢文封其四子親親故也竊見咸陽京兆乃皇子皇孫
自貽悔戾沉淪幽壤緬焉弗收豈興滅繼絶之意乞收
葬二王封其子孫太后曰卿言有理當命公卿博議及
任城王澄薨普惠荷其恩待朔望奔赴至於禫除雖寒
暑風雨無不必至初澄嘉賞普惠臨薨啓為尚書右丞
太后曰深悼澄從之詔行後尚書諸郎以普惠地寒不
應便居管轄相與為約欲不放上省紜紜多日乃息正
光二年詔遣楊鈞送柔然主阿那瓌還國普惠謂遣之

將貽後患極言其不可表奏

魏書載晉惠表曰蠕蠕久為邊患今天將悔其罪故荼毒辛苦之令知王道可樂陛下宜安民恭己撫之可耳乃先自勞擾興師郊甸投諸荒裔救屢世之勍敵資天喪之醜鹵臣未見其可夫兵為凶器不得已用之今旱暵方甚聖慈降膳乃以萬五千人使楊鈞為將欲令蠕蠕于時而動其可濟乎蠕蠕雖云散亡姦虞難抑脫有井陘之虞鈞之肉其可食耶高車蠕蠕

連兵久須其自弊小亡大傷然後一舉并之乃卞氏
高略故獲兩虎今宰輔專好小名不圖安危大計此
臣所以寒心也且阿那瓌不歸負何信義北師之宜
停
不從魏子建刺史益州有贓罪普惠奉詔驗之事得釋
故子建父子甚德之
史糾曰魏收父得釋收感其恩下筆不能自休魏書
傳最繁者惟楊播一門及此傳　愚按北史大有削

除其辭不達意者亦量註入

時梁西豐侯正德詐降普惠請付楊州移還蕭氏不從

俄正德果逃還後除光祿大夫右丞如故先是仇池武

興郡氐數反西垂郡戍租運久絶詔普惠以本官爲持

節西道行臺給秦岐涇華雍豳東秦七州兵武三萬人

任其召發送南秦東益二州兵租分付諸戍其所部將

統聽於關西牧守中隨機召遣軍資板印之屬悉以自

隨事訖還朝賜縝布一百疋時詔訪寃屈普惠上疏多

所陳論出除東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猶因梁前
弊別郡異縣之民錯雜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減郡
縣上表陳狀詔許之宰守因此綰攝有方奸盜不起人
以為便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進舉敦於故舊冀州人侯
堅固少與游學早終有子長瑜普惠每四時請祿無不
減贍給其衣食及為預州啟長瑜解褐攜其合門拯給
之在州卒贈宣恭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

魏書曰自言晉侍中纂六世孫

好文學有氣尚仕宋爲員外郎領軍主援東陽歷城皇

興中降慕容白曜遣赴闕授兼著作佐郎時獻文於仲

冬月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諫並不納淹上接輿釋

游論帝覽之詔尚書李訢曰卿諸人不如成淹論通釋

人意乃敕停行太和中文明太后崩齊遣其散騎常侍

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等來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謂

朱衣不入凶庭不許昭明等執志不移孝文敕尚書李

冲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冲奏遣淹昭明言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言玄冠不弔童孺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遭喪禮千載稱之鄉方謂義出何典何其異哉昭明言齊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為疑淹言彪通弔日朝命以弔服自遂彼不遵高宗追遠之慕踰月即吉齊之君臣皆鳴玉盈廷貂璫耀目彪行人也不被主人命何用以衰服間衣冠我皇諒闇以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以此方彼昭明搖膝言曰三皇不

同禮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來之談卿以虞舜高宗為非也昭明相顧笑曰非者宣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言但使人唯齎袴褶不可以弔幸借緇衣帢以申國命令為魏朝所遏還南日必得罪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將命折中還南日應有高賞若無君子但令有光國之譽雖非理見罪亦復何嫌南史董狐自當直筆既而敕送衣帢給昭明等明旦引入皆命文武盡哀後正佐郎齊遣其散騎常侍庾蓽散騎侍郎何憲主書邢宗慶

等來聘孝文敕淹接於外館

魏書曰時朝廷有事明堂敕淹引蕭等矚望行禮事

畢還外館

宗慶語淹曰南北連和既久而北棄信絶好為利而動

豈大國善隣之義淹曰王者不拘小節豈得眷眷首尾

生之信且齊先主歷事宗朝當應便爾欺奪宗慶及

從者皆相顧失色何𢙣知淹昔從南入以手掩目曰卿

何不作于禁而作王肅淹言我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

何于禁之有愿亦不對王肅至鑾輿行幸肅多扈從敕淹將引若有古跡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肅問此是何城有殷頑民淹言昔武王滅紂悉居河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渡肅知淹寓青州笑曰青州何必無其餘種淹以肅本隸徐州乃言青州本非其地徐州間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肅遂伏馬上掩口笑顧為侍御史張思寧曰向聊因戲言遂致辭溺思寧馳馬以聞孝文大悅謂彭城王勰曰淹此段足為制勝駕至洛肅因侍宴帝戲

肅曰近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卿殊有往復卿試重敘之肅曰臣於朝歌為淹所困前日失言一之已甚豈宜再説遂大笑肅又言淹才詞難有宜敘進帝言若因此進淹恐辱卿轉甚肅言臣屈已達人正可顯臣之美帝曰卿為人所屈欲求屈已之名復于卿大優肅言淹既蒙進臣得屈已伸人此所謂陛下恵而不費遂酣大笑而止賜龍廐上馬一疋朝服一襲轉謁者僕射時遷都帝以淹家貧敕給事力送至洛陽使與家累相隨及駕

濟淮敕徵淹淹於路左請見曰蕭鸞悖逆然敵不可小視蜂蠆有毒況國乎願聖明保萬全之策伏聞發洛已來諸有諫者解官奪職恐非聖明納下之義帝優容之帝幸徐州敕淹與閭龍駒主舟楫將汎泗入河泝流還洛軍次碻磝淹以黃河浚急慮有傾危乃上疏陳諫帝敕淹曰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民貧今移都洛欲通運四方黃河急浚人皆難涉我因此行必須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至誠不得相納賜驊騮馬一疋

衣冠一襲除羽林監主客令時宫殿初構運材日有萬計伊洛流澌苦於厲涉淹啟求敕求都水造浮航帝賞納之意欲榮淹於衆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賜帛百疋知左右二都水事景明三年出除平陽太守

魏書曰淹典客十年四方貢聘皆有私遺淹槩不納至衣食不充遂啟求外禄

還朝病卒贈光禄大夫謚曰定子霄好為文詠坦率多鄙俗與河東姜質等朋游相好詩賦間起知音之士所

共嗤笑

魏書曰閭巷淺識頌諷成孝至大行於世

卒於治書侍御史

氾紹字始孫燉煌龍勒人少聰敏年十二父命就學師事崔光以父憂廢業母誡之曰汝父卒日令汝遠就崔生希有成立今已過期宜遵成命紹還赴學太和中充太學生轉算生頗涉經史孝文選為門下通事令史遷錄事掌奏文案帝善之又為侍中李沖黄門崔光所知

帝曾謂近臣曰崔光從容范紹之力

魏書曰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請征鍾離勅紹詣壽春共量進止澄曰兵須十萬往還百日紹曰若此亦須粮百日頃秋已向末兵仗可集恐糧難至有兵無粮何以克敵澄沉思曰實如卿言後澄征鍾離無功而還

後朝廷有南討計發河北數州田兵通緣淮戍兵合五萬餘人廣開屯田八座奏紹為西道六州營田大使加

步兵校尉紹勸子勸課頻歲大獲又紹與都督中山王英論攻鍾離紹覩其城隍恐不可陷勸令班師英不從紹還具以狀奏俄英敗後歷位并州刺史太常卿孝莊初遇害河陰
劉桃符中山盧奴人生不識父九歲喪母性恭謹好學舉孝廉射策甲科累遷中舍人以勤明見知久不遷職宣武謂曰楊子雲為黃門頻歷三世卿居此任始十年不足辭也柬豫州刺史田益宗居邊貪穢帝頻詔桃符

尉喻之桃符還具稱益宗耄諸子非理處物後欲代之恐其背叛拜桃符東豫州刺史與後將軍李世哲領衆襲益宗語在益宗傳桃符善恤蠻左為民吏所懷久之徵還卒贈洛州刺史

鹿悆字永吉濟陰乘氏人父生再為濟南太守有政績獻文嘉其能特徵赴季秋馬射賜以驄馬加以青服彰其廉潔前後在任十年時三齊始附人懷苟且蒲博終朝頗廢農業生立制斷之聞者嗟善後卒於淮陽太守

追贈兗州刺史愈好兵書陰陽釋氏學彭城王勰名為館客嘗詣徐州馬疲附舟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竊禾四束飼馬舟行數里愈覺即停舟至取禾處以縑三丈置禾束下而反初為真定公元子直國中尉恒勸以忠廉嘗賦五言詩曰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琵琶由比材高遠絃響藹中華文曰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韻未成莫使絃響絕子真少有令聞愈欲其善終故諷焉後隨子直鎮梁州州有兵粮和糴和糴者靡不潤屋愈

獨不取子直强之終不從後兼殿中侍御史監臨淮王彧軍時梁遣其豫章王綜據徐州綜密信通彧云欲歸款衆議謂不然悆遂請行曰綜若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乎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景儁胡龍牙並總強兵内外嚴固悆遂單馬間出徑趣彭城未至間為綜軍主程兵潤所止問其來狀悆曰兵交使在我為臨淮王所使須有交易兵潤遣人白龍牙等綜既有誠心閤悆被執語景儁等曰我每疑元畧規

欲歸叛城將驗虛寔且遣左右爲畧使入魏軍中喚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詐作畧身在一深室託爲患狀呼使户外令人傳語時畧始被梁武追還綜又遣腹心人梁話迎悆密語意狀令善酬答引悆詣龍牙所龍牙語悆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卿又曰安豐臨淮將少弱卒規復此城容可得乎悆曰彭城王之東鄙勢在必爭可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復詣景儁住所停悆外門久而未入時夜已久星月甚明有綜軍主姜桃

來與僉言謂曰元法僧魏之微子扳城歸梁梁主待物

有道乃舉手上指曰今歲星在斗吴之分野君何不歸

國我令君富貴僉答曰法僧莒僕之流而梁納之無乃有

愧季孫今月建鶉首斗牛受破歲星木也逆而尅之吴

國敗喪不久且衣錦夜遊有識不許言未盡乃引入見

景儁景儁良久

魏書曰景儁曰元中山雖曰相喚不憚而來何也答

曰昔楚伐吴吴遣慶由勞師今者此行略同又曰與

卿先經先識仍叙由緣與僉同坐

謂曰卿不爲刺客也答曰今者爲使欲反命本朝相刺

之事更卜後圖爲設食僉强飲多食向敵數人微自夸

矜諸人相謂曰壯哉乃引向元略所引一人入戶指牀

令坐一人别在室中出謂僉曰中山王有教我昔有故

向南且遣相喚欲問卿事晚來患動不獲相見僉遂辭

退須臾天曉綜軍主范䂂景儁司馬楊䁘等競問北朝

士馬多少僉陳士馬之盛尋與梁話盟契訖未旬綜降

詔封愈定陶縣子除員外散騎常侍

魏書曰出為青州彭城王劭府司馬廣州人劉鈞等反勑遣愈監州軍討之頗捷將統皆劭左右妄增首級請賞愈面執弗與劭不從愈勃然作色曰竭志立言為王為國豈愈家事不辭而出劭追謝之

永安中為右將軍給事黄門侍郎進爵為侯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迎送親戚加於疇昔而自無屋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孝莊嘉其清潔時復賜以錢

弟及東徐城人呂文欣殺刺史元大賓南引梁人詔愈
以安東將軍為六州大使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愈又
購斬文欣還又以尚書右僕射東南道三徐行臺與都
督賀拔勝等拒爾朱仲遠軍敗還京平中除梁州刺史
時滎陽人鄭滎業起兵附西魏圍州城愈以城降滎業
送愈於關西
張燿字景世南陽西鄂人仕魏累遷步兵効尉永寧寺
塔大興經營務廣靈太后曾幸作所凡有顧問燿數陳

指畫無所遺闕太后善之後為别將以其軍功封長平男歷岐東荆州刺史天平初遷鄴草創右僕射高隆之吏部尚書元世儁奏曰南京宫殿毁撤送都連筏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賢明一人專委受納恐材木耗損有闕經構𢇛清直素著有稱一時臣等輒舉為大將詔從之𢇛勤于其事尋轉營構左都將興和初加衛大夫軍宫殿成除東徐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公謚曰懿

劉道斌武邑灌津人自云漢中山靖王勝後其為人也

有器幹腰帶十圍鬚髯甚美初拜校書郎轉主事頗為
孝文所知從征南陽還加積善將軍給事中帝為黄門
郎邢巒曰道斌是行便異儕流矣宣武即位歷恒農太
守岐州刺史所在有清貞稱卒州謚曰康道斌在恒農
修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去郡後故吏追思之
復立道斌形於孔像之西而拜謁焉
董紹字興遠新蔡鮦陽人少學業頗有文義起家四門
博士累遷兼中書舍人為宣武所賞豫州城人白早生

以城南叛詔紹慰勞為賊鑠禁送江東梁領軍呂僧珍孽與紹言使相器重梁武聞之使勞紹云忠臣孝子不可無之今當聽卿還國詔曰老母在洛無復方寸既奉恩貸實若更生乃引見之

魏書曰蕭衍賜紹衣物引入見之令其舍人周紹慰勞

謂曰戰爭多年民物塗炭是以不耻先言欲與魏朝通好比亦有書都無報答宜備申此意

魏書曰令遣傳詔周靈秀送卿至國遅有嘉問又令謂紹曰卿知所以得不死否今者獲卿乃天也今天立君以為民凡在民上胡不思此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當以漢中見歸及紹還雖陳說和計朝廷不許

魏書曰肅宗初紹上御天馬頌帝賞其辭

後除洛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得民情蕭寶夤反於長安紹上書求擊之云臣當出瞎巴三千生噉蜀子孝明

謂黃門徐紇曰此巴真瞎紇答此紹之壯辭云巴入勁勇見敵無所畏非真瞎也帝大笑敕紹速行以拒寶夤功爵新蔡縣男爾朱天光敗賀拔岳請紹為其開府諮議參軍岳後携紹於高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寧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兵遇害死周文亦重之及孝武西遷除御史中丞非其好也鬱鬱不得志或行戲街衢或與少游聚不自拘持頗類失性帝崩周文與百官推奉文帝上表勸進令呂思禮薛憕

作表前後再奏帝尚執謙冲不許周文曰為文能動至
尊唯董公耳乃命紹為第三表操筆便成表奏周文曰聞
進人意當如此及登祚方任用之而紹以議論朝廷賜
死

馮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少有操尚
魏書曰就中山張吾貴常山房虬學通禮傳有文才
年二十三還鄉教授常數百人
舉季才為元乂所知及執朝政引為尚書殿中郎領中

書舍人仍御史與聞時事畢身克己人無恨焉家素貧
約食客恒十數人同其飢飽人歎尚之大保崔光臨卒
薦元興為侍讀賈思伯授孝明杜氏春秋元興嘗摘句儒者亦榮
之又既賜死元興被廢乃為浮萍詩以喻曰有草生碧
池無根水上蕩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普泰初為光祿
大夫領中舍人太昌初卒於家贈齊州刺史元興世寒
因元議勢託其交道相用為州主簿論者以為非倫
魏書曰時有北海曹以以學識清立見知累官國子

祭酒不營家產以餧卒於鄴時人傷之

時有濟郡曹昺有學識舉秀才永安中除太學博士兼

尚書郎[illegible]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夫失綾縑時人

[illegible]孫紹關左之士又能指論時務張普惠

明[illegible]從官侃然不撓有王臣之風矣成淹范

紹劉桃符鹿悆張熠劉道斌董紹馮元興等身遭際會

俱得効其所能苟曰非才何能致此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三